

揭开日本教科书问题的黑幕

王智新 刘 琪

世界知识出版社

前 言

就是这一连串的疑问。通过和读者一起分析探讨，以求弄清问题的来龙去脉，以及症结所在和它可能会造成的危害。

“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的成员以及以他们为代表的势力，不遗余力地在翻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案。认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菲律宾等各国的军事法庭，在对日本帝国主义战犯的审判上，有失公允，是战胜国单方面地审判战败国。他们肆无忌惮地叫嚣日本军国主义没有什么过错，如果有的话，也是策略上的问题，就是把仗打败了。这纯粹是对人类正义的挑战。他们那一套完全是法西斯强盗理论的翻版。弱肉强食，以强凌弱，认为凡是弱者都是天生就该受人欺负，为了自己的利益，甚至不惜将邻人推入火坑。这一切都集中地反映到了历史教科书上，他们为什么会选中历史教科书为目标，是有图谋的，我们在本书中也对这一原因进行了分析。

前 言

关于教科书问题也好，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包括天皇在内）的战争责任问题也好，都是中日之间敏感的话题，也是比较容易动感情的问题。我们虽然在日本学习工作，但对这些问题丝毫不回避。因为我们感到这些问题已经超越个人情感的范围，不是我们和某个叫田中或大泉的日本人之间的个人纠纷，也不是单纯是中国人和日本人，中国和日本以及日本和韩国之争，而是和平与战争之争，正义与邪恶之争，进步与倒退之争。环顾全球，冷战结束后，各地起因于宗教、民族的局部战争不断。旧日的法西斯残渣余孽也在蠢蠢欲动，日本的右翼势力更是猖獗。一切有正义感、有良知的人们都不会对此袖手旁观或是采取观望态度。

我们希望通过这件事来思考战争，认识和平，为人类的永久和平，为从地球上永远消除战争和杀戮而努力。同时反思我们自己都作些什么，以及还能作些什么。

前 言

有的人会说，这种事又没有触犯到你的头上，何必如此公开言行。是的，确实还没有触犯到我们每个人的切身利益，但是，如果我们大家都因为没有触犯到自己切身利益而沉默的话，那么，等你发觉自己利益受到损害时，只怕你想说，已经来不及了。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的带有侮辱性的“三国人”发言，东京警视厅那视旅日华人为犯罪者的通知，以及由所谓“自由主义史观”的先生们所掀起的排外反华浪潮都是非常不祥的预兆。如果我们没有自己的精神生活——精神需要、精神追求——旅日生活就成了简单的“在人屋檐下”了，各种所谓的学问，包括历史研究都将变成学究的把戏，除了一点儿数据、史料意义之外，还有什么价值呢？！克罗齐说：“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是注目于当代的。东乡平八郎、东条英机等，虽然都已经死去半个多世纪了，但是在日本，我们无时无刻觉得他们并没有死

前 言

去，还在不断地毒化着日本今天的空气。我想起罗马俱乐部在题为《人类处在转折点》这份研究报告中的忠告：“……人类被动地应付未来将导致灾难。”旅日的华人同胞，据日本政府官方正式统计的数字表明已经超过40万，我们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就要对这个社会负责，要对人类的未来负责。

凡是参观过卢沟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人可能都还记得，一个幼儿光着身子坐在铁路线上嚎啕大哭的照片，边上的解说为：“1937年8月28日，日机狂炸上海火车南站，当场炸死二百余人，伤者无数。这是一名被炸伤的幼儿在嚎哭的惨状。”另一张同样是儿童惨遭飞机轰炸而仓皇出逃的照片，时间距上一张照片50多年后，地点在越南，是越南战争期间，一个女童光着身子在村边大道上落魄地痛哭着逃难的情景。我想世界上任何一个父母，都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儿女遭受那两张照片

前 言

上儿童的凄惨境遇。为了下一代，我们愿意与全世界爱好和平，向往幸福的人们一起，为防止战争、保卫和平而努力。

王智新 刘琪

2001年7月于日本宫崎

引 子

从今年4月3日，日本文部科学省审定通过了2002度的初中教科书以后，亚洲和日本人民的关心一下子从反对审查通过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的教科书，转移到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编撰、扶桑社出版的初中《新日本史》教科书究竟能被多少所中学采用上来。虽然日本的历史教科书问题由来已久，但是这次历史教科书问题加上新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不仅在日本国内引起了支持和反对派之间的宣传大战甚至对立冲突，而且招致亚洲国家前所未有的强烈反对。在中文网络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不少的抗议之声甚至情绪激烈的词句。

然而，编撰会和右倾保守势力并不满足仅仅通过文部科学省审定这一小小的胜利，他们的目标是要让《新日本史》获得10%以上的采用率。日本的一些政治家也认为一旦达到上述目的，对首相理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可以起到增援作用。所以，他们一方面充分地利用手中

引 子

的权力，对一些地区教育委员会施加压力，另一方面强调要实行公正的选用制度，阻挠日本教师工会、共产党、社会民主党进行有组织的反对活动。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声称要免除不俯首听命、不负责任的教育委员的公职。原文部省的官僚爱媛县知事加户守行几次三番地对该县的教育委员会表示：（《新日本史》）“是最好的历史教科书”。可以说，势力强大的编撰会不仅背后有着国会议员、地方议会议员、一部分企业家及右翼保守团体这样一个广泛的“统一战线”公开支持；而且还有一些从上到下的行政力量处处为他们鸣锣开道，扫除障碍。尤其是这些年来，经过编撰会的苦心经营和大力宣传，一些贴着“爱国”、“民族主义”标签的似是而非的理论在日本国民特别是年轻人中也有市场，这从编撰会的主办的各种集会几乎每场都爆满，而且是年轻人占多数这一情况便可以得知。有人说，右倾保守和新民族主义

引 子

已经在日本形成一股席卷各界的社会思潮。

从支持编撰会的《产经新闻》的报道来看，最初的形势好象对《新日本史》十分有利，一些地区的教育委员会对编撰会的教科书注重“爱国心”、“爱国家历史之心”和历史人物给予高度评价；日本最大的教师工会日教组的某部门负责人在文部科学省的“不要采取影响教科书选用公正性的对应措施”的“劝告”下，表示“不针对特定教科书的选用采取反对行动”；6月中旬已经有几所私立初中宣布准备采用《新日本历史》，另外还有消息说有将近20所私立中学内定采用扶桑社的教科书。

在这种情况下，单凭民间那些组织松散但主持正义的学术团体、市民团体以及一些无组织的进步人士还有教师、家庭主妇、退休老人的热情和良识，靠一些新闻媒体如《朝日新闻》、《每日新闻》、朝日电视台等报道的日本国内外的抗议呼声，能够彻底挫败编撰会的

引 子

狂妄野心吗？对此，一般都持怀疑态度。

但是，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8月10日，有关媒体的调查表明，在全日本542个地区中已经有514个地区决定不采用扶桑社版的《新日本史》教科书，编撰会的惨败已成定局。

8月13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无视中国，韩国等亚洲近邻各国的一再抗议，一意孤行参拜了靖国神社，随后又发表了一个所谓关于历史认识问题的谈话，企图黑白颠倒，混淆视听。8月14日夜，在获悉小泉首相参拜的消息后，在日中国人冯锦华怒不可遏，孤身赶赴靖国神社，用红漆在一个石狮子上喷写抗议字样，被警方以“损害物件罪”当场逮捕。在靖国神社前，右翼分子肆无忌惮地对反对派和韩国记者大打出手。

8月16日，日本媒体向世界宣布：在全国43个都道府县542个选择采用地区没有采

引 子

用扶桑社版本的教科书，所有的国立大学附属初中也没有采用。采用扶桑社版《新日本史》教科书的，只有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直接管辖下东京都立都立残疾人学校中两校和医院内一个分校，以及原文部省官僚出身的爱媛县知事加户守行直接管辖下的县立残疾人学校和县立聋哑学校各两所，私立初中只有6所。

这样编撰会编撰的《新日本史》教科书采用率只有0.03%（约800册），和编撰会当初雄心勃勃地提出的10%（13万册）的目标相去甚远，市区町村公立初中无一所采用扶桑社的教科书，这基本上达到了反对编撰会《新日本史》的市民团体所提出的“努力使《新日本史》在公立初中采用率达到0”的目标。

在教科书采用结果全部出来后的当天，垂头丧气的编撰会的代表们在记者招待会上除了色厉内荏称要继续战斗下去，四年以后重新申请，明年开始参加小学教科书的审定外，不得

引 子

不承认中国、韩国等亚洲近邻的“外压”之大，国内的媒体、各种团体反对势力之强。

消息传来，亚洲各国人民为之欢欣鼓舞。中国许多报刊和网络媒体争相报道这一消息，嘲笑昔日不可一世、气壮如牛的编撰会。韩国的《朝鲜日报》发表社论高呼：“日本政府失败了，日本市民胜利了。”韩国的《中央日报》社论也指出，通过这次历史教科书的交锋，得到的不是“反日”而是“知日”和“克日”。韩国政府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官员在8月17日称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编写的歪曲历史的教科书采用率不到1%，是“韩国政府和国民顽强地、理智地和始终一贯的努力所取得的成果”。同时这位官员还表示，日本右翼团体宣称他们将继续编写历史教科书，韩国“将密切关注这一动向”；在历史教科书问题和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韩国将继续“坚持原则，强力对应”。8月20日韩国外交通

引 子

商部长官韩升洙强调，只有日本政府表示接受在采用历史教科书过程中出现的正确的日本舆论，接受1998年发表的《21世纪新韩日伙伴关系共同宣言》，韩日之间才有可能恢复举行首脑会谈。

8月21日中国驻日本新大使武大伟在拜会公明党代表时明确提出，现在改善中日关系的球握在日本手里，历史教科书问题、李登辉访日、日本对中紧急输入限制措施和靖国参拜是中日关系四大焦点，期待日本政府妥善对应。8月22日，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程永华也在接受日本共同社记者采访时指出，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这是言行不一致的表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希望日本政府尽早拿出具体对策以修复两国关系。

8月24日下午，小泉纯一郎首相召见外务省副大臣野上义二时，表示了希望在10月20日上海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

引 子

议（APEC）开幕前访问中韩两国，分别与两国首脑举行会晤的意向，指示外务省和中韩两国政府进行接触。8月24日晚，小泉在和自民党干事长山崎拓谈话时又重申希望找到打开中韩关系的道路。外务省官员也明确表明，小泉首相想在9月下旬抽空和中韩首脑“促膝交谈”。“解铃须还系铃人”。小泉是在耍外交手腕？还是有改善关系的诚意？人们将拭目以待。

说来也真是巧合，就在媒体报道小泉首相表示希望及早和中韩首脑会晤的同时，《产经新闻》报道了在8月24日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人事也发生了变动。西尾干二前会长引咎辞职，退到二线任名誉会长；东北大学教授、曾经参加过梵蒂冈西斯廷大教堂壁画修复工作的美术史专家田中英道即将走马上任，接替新会长一职，副会长是高桥史朗、藤冈信胜、种子岛经，新体制从10月开

引 子

始运行。企图以刷新人事来稳住军心，以期日后卷土重来。

长达15个月之久的《新日本史》教科书问题，似乎是该落下帷幕了，但是过去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教科书事件并没有完，今后还将会继续下去。纵观这一阶段的交锋，我们深深感到只要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齐心协力，我们就一定能够挫败任何挑衅者的痴心妄想，就象半个世纪以前打败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一样。通过这一事件，我们也看到经过二战后半个或多个世纪的和平、民主教育的日本人民是爱好和平，希望和亚洲各国人民友好相处的，日本有良心的正义人士是能够象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那样认识到，歪曲历史美化侵略的历史教科书是培养不出21世纪的日本新人的。我们应该从一个新的角度去了解 and 认识今日的日本。

从1982年的把“侵略”改写成“进出”

引 子

的教科书事件，1986年的《新编日本史》事件，1990年代的自由主义史观，直到今日的《新日本史》，为什么在日本会如此频繁地爆发历史教科书事件呢？莫非日本人就真的是那么“爱好”历史？到底何为历史教科书问题，其问题症结所在，本书将一一加以回答。

目 录

4 / 前 言

10 / 引 子

1 / 第一章 教科书问题的缘起

第一节 日本教科书问题的责任在
日本政府

第二节 战前的教科书

第三节 战后的教科书修订

第四节 “反偏向”的始动

第五节 不屈的家永三郎教科书诉讼

第六节 战后日本的教科书检定制度

65 / 第二章 从“侵略”到“进出”

第一节 1982年教科书问题的凸显

第二节 日本政府的诡辩

第三节 篡改历史的行径